



## 法轮功团体参加尼亚加拉葡萄酒节大游行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圣·卡瑟琳市（St. Catharines）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第六十五届庆祝尼亚加拉葡萄酒节（Niagara Grape and Wine Festival）的盛大游行。尼亚加拉葡萄酒节的庆祝活动已被列为北美一百项顶级活动之一，并被安省列为安省年度文化活动。

作为在这个活动中唯一被邀请的华人团队、由多伦多天国乐团和多伦多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大法团队在游行中备受注目和欢迎，所到之处，掌声如潮，此起彼伏。

Katherine Maheu 女士来自圣·卡瑟琳市，是个物料经理（materials manager），今天和妹妹带孩子们来观看大游行。当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真相之后，Maheu 女士和妹妹都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了名。Maheu 女士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法理很美好！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太可怕了，所以我在征签表上签名来支持你们。这个迫害应该立即被制止。”来自圣·卡瑟琳市的 Carol Dupuif 女士现已退休，今天和全家人一起在路边观看大游行。Dupuif 女士说：



“法轮大法团队的队伍庞大而美丽，他们在游行中太完美了！”Dupuif 女士非常喜欢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法理，拿到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后，Dupuif 女士说会好好看一看法轮大法的介绍。

美国一个大公司的执行助理 Angela Wiesmore 女士是来安省探亲的，今天和先生及女儿一起来看

大游行。Wiesmore 女士说：“法轮大法队伍太美了！我爱他们！很高兴看到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中的展现。”当了解到法轮功团体在中国受到中共的迫害而没有自由修炼法轮功时，Wiesmore 女士说：“修炼法轮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中国政府应该允许法轮功学员自由的修炼法轮功。”

## 世界和平日 悉尼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



（明慧记者穆文清澳洲悉尼采访报道）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响应联合国世界和平日“全球同步和平打坐”（Global Synchronized Meditation for Peace）的活动，悉尼一些法轮功学员在阿尔弗雷德王子公园（Prince Alfred Park）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

生物学家 Monalisa 到公园散步，当即加入跟着学炼起来，直到五套功法全部学完。她表示第二套功法动作虽然简单，但是觉得胳膊酸疼，坚持不下来，但是学完了又感觉很好，下周接着学。Bernadette 牵着小狗到公园遛弯儿，看见学员们打坐，也想学，赶忙上前询问斯德芙怎么才能学炼，了解到法轮功免费教功、自由修炼后，她很高兴，并表示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打坐这样的方式。因为带着小狗当时不方便学炼，她记下斯德芙的电话，又留下自己的电话，嘱咐斯德芙让她知道炼功点的信息，她下周就要开始学炼。

# 做好人遭劳教判刑 郑州女医生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河南省郑州市医生李妍慧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非法关押五次，其中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判刑四年，遭酷刑折磨。

现年五十岁的李妍慧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李妍慧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乙肝、心动过速、血管硬化、左侧腿三度肌无力、左侧手麻木异常等一身病症都不翼而飞。

二零零零年三月七日我进京上访。三月八日早晨我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盘腿打坐，被那里的便衣和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当天又被转到了周口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周口政法委接回直接关押到周口市看守所三十天。因接我回周口，我家人被勒索了五千元，逼我家人交伙食费三百元。政保大队一警察L，说是让我早回家两天，又勒索丈夫五千元。还非法抄了我家，抄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并给我戴了手铐，强迫我院领导给我施压，说因为我要把医院三甲的牌子摘掉，让我母亲给我跪下，让我放弃修炼，给我精神上造成极大的压力和伤害。回到家后，金海路派出所的警察监视我，经常到我家看我在没有，政保大队的一个刘氏警察包干看管我，要每星期去他那报到一次。

在各种压力下，我于二零零一年三月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和同修三人在郑州市马寨乡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郑州市二七区看守所。到那里号头非法搜查我们，我身上所带的仅有的一百元钱被非法搜走，我一点生活用品都没有，解手都得捡别人用过的纸。号头在警察们的指使下强迫我背监规，警察王某破口大骂我们。有一次我要上厕所，号头不让，我肚子疼的几乎要失去知觉，在功友们的再三要求下，我才得以去厕所，号头还特意看我是不是装的。后来把我们三人

关到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靠墙有一根管子，上面有一个盖，两分钟就得“呼哧”响一下，声音特别大，睡觉很容易被惊醒。在二七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两个月，给我精神肉体上造成了很大伤害。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七日，二七区看守所的警察李某把我非法押送到郑州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劳教我两年。

在劳教所，一警察扇我耳光一次，上绳三次，野蛮灌食两次，灌浓盐水一次，戴手铐两次，暴晒太阳两次。他们用吸毒犯监督、折磨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绝食，警察李某值班，他让四个犯人把我抬到饭厅去，在半路上，她们四个把我摔在水泥地上。当时我头剧痛，捧着头在地上直打滚，警察李某却说你装啥装。后来我才知道头颅可能有骨折，直到现在我右侧头靠头顶的地方还凸出一块。在四大队，大队长叫张茵，在我绝食的情况下，逼我参加军训，跟不上队，就命令保安给我上绳。那次上绳时间很长，我左侧肩关节被扭伤，到五个小时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左上臂、前臂青紫，血液循环不好了，才结束对我的酷刑。随后，我整个左胳膊、左手青紫、冰凉，水肿；如再上半小时的绳，我左胳膊就会坏死、锯掉；直到一个多月我才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我左关节还时不时的疼痛。劳教所还强迫我们干活，每天六点起床，除了吃三顿饭外，其余时间都是干活，直到夜间十点、十一点后收工。在我两年期满时，又非法加期二个月，也就是超期关押二个月。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我院大门口西边，早晨八月三十分左右，沙南分局警察侯红旗，杨亚莉一男一女警察再次绑架了我。当时我手里拿着给儿子买的一件上衣。他们把我绑架到一辆警车上，警车上还有政保大队的两、三个人。他们抢走我手中的钥匙，然后去抄我的家。这次抄家他们抄走了我所有大法资料和书

籍，侯红旗抢走了我刚买的一个双卡录音机。他们抄家时，我家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一个不能自理的女儿，据说，当时我母亲就吓得晕倒过去。我弟媳回到家看到此景就说了他们几句，他们又不由分说把我弟媳拉到政保大队非法关押了一天，当时弟媳还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在政保大队，侯红旗、杨亚莉，非法审问我。几个人还把我弄到二楼强迫我照相，按手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到周口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绝食十一天，他们铐着我的双手去周口市医院下胃管灌食。周口市医院的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在警察的指使下下胃管时不往里下，故意捣我的鼻子，搞得我鼻孔鲜血直流。二零零九年三月我上诉到中院，中院裁定维持原判，审判长：孙杰，审判员：郭公自，代理审判员：张卫敏，书记员：段小艳，公诉人：川汇区检察院的马伟、李海洋。他们的理由是我寄了六封真相信。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我被绑架到新乡市女子监狱，大概五天以后我丈夫带着川汇区法院的两名警察强迫我签字离婚。后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把分给我的一套房子给卖了，至今没给我钱；离婚时分给我的钱也没给我。

我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狱，因无家可归，只好流离失所，至今我和一个不能自理的女儿生活在一起，靠打工为生。直到现在儿子仍然恐惧、悲观。有次儿子给我说：妈，我都不想活。电话里我苦苦的劝导孩子一个小时。我母亲对我说，看见人家闺女逢年过节的去看娘，我就哭。

江泽民一手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长达十六年之久，给我本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名誉被污，经济受损。◇